

# 馬可波羅

董千里著



R.D.G.

## 前言

馬可波羅之爲一個偉大的旅行家，這已經是小學生的常識；但他同時又爲基督教世界派至東方的一個使節，其所負任務異常重大——，恐怕不是一般人所知的了。

十三世紀時，寰宇有三大勢力，那是基督教世界，回教世界及韃靼人所建立的蒙古帝國。

一二六九年，威尼斯商人波羅兄弟西還，携有蒙古大汗忽必烈致教皇索取耶路撒冷聖墓燈油的函件。恰巧教皇格肋孟多四世於上年冬病卒，新教皇格烈果兒十世當機立斷，即命波羅兄弟携燈油及覆書再往東方修好。這兄弟兩人就是馬可波羅的父親及叔叔，這次他們帶了十七歲的馬可同行。

在十三世紀以前，西洋人對於東方可說一無所知。他們以爲歐洲就是世界，歐洲人天生是世界的統治者。直等到拔都汗西征，直抵地中海岸，歐洲人才知道自己的騎士不及人家遠甚；但他們仍然不相信在歐洲以外尚有文化。如無馬可波羅父子的兩次東行，西洋人永不會知道東方文化早已走在他們前頭，繼續愚昧自大，則歷史勢必重寫。

馬可波羅生於一二五四年，十七歲隨父東行，留中國十七年，曾在元朝服官，學會了四種東方語言，迨歸故鄉，已經是一個東方味十足的中年人了。一二九八年，威尼斯與吉那哇作戰，馬

可波羅被俘，禁吉那哇獄中四年。他在獄中常口述東行經歷，質魯思梯謙用法文筆錄，後由他自  
己訂正，這就是著名的「馬可波羅東行記」，後來輾轉傳抄，被稱爲「世界奇異書」。

這部小說就是根據此書而寫成。

## 一 上都夏宮

初夏的暖風消解了長城以北的殘餘冰雪。一路行來，新綠的草原像沒有盡頭，長城也沒有盡頭，而他們知道三年多以來的長途跋涉終於將到盡頭了。

他們是威尼斯商人波羅一家，精壯的尼古拉，肥胖的瑪竇，尼古拉的兒子——青年馬可，帶着八個從人。尼古拉和瑪竇已是第二次東來，一路為馬可及從人們解釋那些奇異的景象。「上都就要到了，就要見着大汗了。」他們不斷地這樣說着，固然高興，也有些緊張。

他們已行至契丹（當時異族對中國北方的通稱）境內，恰巧又碰上一年中的最好天氣，越發覺得江山如畫，連一草一木都是精神奕奕。二十歲的馬可雖是第一次出門，但三年來經過這麼多地方，使他眼界大開，儘管一路上總有新的事物教他驚喜，他總以客觀的態度去衡量，去善意觀察。

轉過一片樹林，忽有眩目的強光射來。馬可提着馬韁往旁一閃，側轉頭，說：「父親，那是什麼？」

顯然連尼古拉和瑪竇兄弟也不知道是什麼，從人們便有些驚慌失措。

馬可的眼睛漸漸習慣了那種強光，回過一半頭去看了，叫道：「啊！是一座大雪山，真是大

極了！」

在他們左前方出現一條大山脈，山腰以上全是亘古不化的冰雪，這時斜陽從後面投來，山上的雪光正好反射到他們身上，比太陽光還要強烈許多。

瑪竇上次來去，順便繪了一幅簡單的地圖，這時在馬上取出，查看了半天，說：「這是陰山。一千多年以前，韃靼人的祖先匈奴就在陰山南北活動。後來被漢人驅到漠北，幾乎已經分散消滅。但現任大汗的祖父成吉思汗又把他們團結起來，東征西討，統一了整個亞洲，如今陰山已不能阻止他們牧馬了。」

左是陰山，右是長城，面對如此奇景，任誰也要感覺天地之大，造物之奇和本身的渺小。尤其在基督徒心中，自出地中海，就發現天地的廣大遠出於他們的想像之外，與生俱來的自負在一分一分地減少。

馬可波羅繫馬樹身，在草原上走動休息，嘆道：「父親，叔父，除了地中海，這裏什麼都比我們那裏大。這萬里長城跟隨着我們已經有多少天了，還是沒有完！」

瑪竇拍拍他的背，說：「長城的盡頭是大海，無邊無際，從來沒有人渡海又回來，和我們的西海（指大西洋）一樣。」

正說着，前面塵頭大起，有一羣騎兵潑風也似的橫渡草原而來。

馬可波羅眼尖，急叫道：「那些人做什麼？我們快上馬！」說着就去解韁。

從人們也都慌了，亂作一團。

尼古拉波羅知道蒙古汗法令極嚴，絕不許部下在國境中亂來，而自身是大汗所派的使節，如今又奉有教皇的書信，怎麼也不會受到虧待，雙手一拍，叫道：「你們都不要慌，好好等着，待我上前問明白了。」說着便徒步迎上前去。

瑪竇波羅忽然想起，叫道：「尼古拉，把金牌取出來！」

尼古拉搖手道：「在這裏。」他手中那塊金牌乃上次奉命西行，蒙古大汗忽必烈所賜的信物。仗着這塊金牌，不但來去無阻，而且沿途得到所需的各種供應，凡在蒙古帝國境內，這塊金牌簡直有無窮的效用。

這時那一支騎兵躍馬橫刀而來，看看就要把尼古拉踐為肉泥。日光底下，尼古拉高舉閃閃發光的金牌，依然從容地往前走。說也奇怪，那些騎兵見了金牌，立時勒韁下馬，嚙哩咕嚙地交頭接耳。一個軍官模樣的人越眾而出，用畏吾兒語說道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？那裏得來的金牌？」

尼古拉懂得一點畏吾兒語，但是不能說，指着金牌上所刻的字，又打了個由西而東的手勢，表示自己去而復回。

那軍官就着尼古拉手裏看那金牌上所刻的字，看完十分驚異，改用生硬的阿拉伯語說：「大汗在上都歇夏，距此不過三天旅程，我命人護送你們到上都去。」說完便招手叫一個軍官過來，吩咐了幾句。

另一個軍官是亞力山大人，名叫森美，能說一點意大利語。有他護送，波羅一行便舒服了許多，森美而且很快就和馬可做了朋友。

「大汗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君主。」森美和馬可並轡走在前頭，一路閒談，「他莊嚴而慈祥，待人寬厚，不惜把庫裏的金子賞賜替他辦事的人，你搬得動多少就可以搬多少。世上再沒有一個君主有他這樣富，而且這樣慷慨。你來了，就住下吧！」

「我能替大汗做些什麼呢？」

森美說：「國土廣大，需要很多人幫助大汗治理，像你這樣的青年必有前途。而且我們正在向蠻子國開始進攻，那裏的財富更多，女子更美，你可以要求派到那裏去。」

年輕的馬可心動了。他在家鄉聽說過東方有個蠻子古國，所有的一切像神話般美麗。如果真有這樣的機會，那就留下吧。

第三天來到上都城外。還沒進城，前面的人羣突然散開，倏忽間留下一條空蕩蕩的大路。

波羅等以為是大汗或他的功臣出巡，由森美帶引着避入一座空置的糧倉，仍然探頭探腦的往外看。

森美面容嚴肅，低聲道：「快伏下，衝犯了白馬是禍事。」

說話間，蹄聲自遠而近，走得很慢，但聽來數以千計。馬可膽大，不理森美的警告，掀開一塊倉板往外看。

路上的諸色人等一個也不見了，不久前的喧嚷忽如死域，路面在炎熱的陽光底下發光，微風吹起黃沙。八個帶刀軍士在前面開路，緊張如戰場上的哨兵。然後是兩個巨人捧持着一桿九足白旄大纛，其高逾丈。再後面方是馬羣，每四匹一排，都是純白色的牝馬，上無鞍，養得肥壯壯壯。

的。

馬可在心裏默計，一百匹過去了，二百匹過去了……還是沒有完。他吃驚地看了森美一眼；森美正以恐懼的眼光看他，打着手勢，要他把倉板掩上。

連波羅兄弟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他們上次並沒有見過這些白馬，也想不通蒙古人何以敬馬如神。倔強的馬可依然往外偷看，好容易等馬羣過完，他估計總在三千匹以上。

森美呻口氣說：「好了，過去了！」他不等追問，又說：「這些白馬都是乳馬，除了大汗和他的親屬，只有曾立大功的火勒部可以飲用這些馬乳，白馬經過如大汗親臨，任何貴人都須繞道而避，若遇此馬，須行大禮，但仍不免衝犯之罪。你們新來不知，以後如見九足白旛纛遠來，要趁早躲藏，那是大汗的旗幟，衝撞就是死罪。」

馬可說：「我數着總有三千多匹。」

「那不過是一部分。光在上都就有萬匹以上，輪流出發放草，其餘都養在宮中西園，每日取乳供奉。」

韃靼人的愛馬和愛喝馬乳都是舉世第一。西方人也愛馬，但養馬如養貴族，那却是聞所未聞，越加感覺這個國度的神秘。

馬可首先說：「我們能走了嗎？」

「再等一會，」森美搖手道，「等馬羣走遠些，那就不致衝犯了。」

又等了一刻，路上漸有行人，森美才招呼大家牽馬出去，逕投南門。



上都城圍數十里，在碧綠的草原中散發金光。

在馬可看來，莫說威尼斯，連羅馬城雖然莊嚴，也遜此城華貴。這還是夏宮，正式的都城

——大都真不知如何的氣象萬千了。

森美上前和守城的軍士說了些什麼，便領着馬可等一行進城。軍士們刀矛並舉，齊齊的一聲怪叫。

馬可與森美並轡在前，裝出毫不懼怕的樣子，其實有點心慌。

波羅兄弟知道這是蒙古兵對客人的一種禮節，倒能保持鎮定；但那八個從人却驚惶失措，若非尼古拉和瑪竇及時撫慰，他們可能會圍轉馬頭逃走的。

上都是一個奇異的城市，它在草原中心，建成不過十餘年，但已有居民數十萬。各族的人都有，除了蒙古種的若干部落，還有漢人、遼人、女真人、畏吾兒人、唐古揚人和波斯人，也有少數阿拉伯人和印度人，在此城各安生理。他們的服裝五光十色，習慣信仰各異，語言不盡相通，但在此城中平安相處，彷彿已有了千年之久。那是整個蒙古帝國的特色，自成吉思汗開國以來，即以天下共主自居，所以能够兼容並包，使各族覺得自己也是個蒙古人。

縱然這樣，拉丁人在這裏的却是寥寥可數。上次波羅兄弟之所以東行，就是因為在波斯不花刺城（由東韃靼汗所統治）被忽烈使者看到，勸他們往見從未見過拉丁人的忽必烈，以求富貴；否則他們是不可能再向東行的。現在一共有十一個拉丁人，他們的儀容衣帽都令人注目，所過之處一齊轟動。

馬可聽不懂他們說些什麼，便問森美。

「他們說你們是西海野人，被大汗擒來祭天的。你怕不怕？」

馬可笑着搖頭，向馬前的幾個畏吾兒少女做了個鬼臉。那些少女哄的一聲笑，你推我擁地擠來擠去。馬可很高興，笑道：「她們並沒有當我是野人。這些姑娘很美！」一面策馬過去，向她們連連揮手。

森美搶在前面，嚷着叫開人讓路，轉過這條街，用馬鞭一指，說：「你們看，這就是大汗在上都的夏宮了。」

裏面又是一座城，城牆用大石堆砌，高厚都與外城差不多。遙望城裏，大理石宮的金頂上飄揚着九足白旄纛，代表威臨萬邦的忽必烈大汗。波羅兄弟曾經入宮，倒也不覺得什麼，但馬可和八個從人都是第一次見到，被這威嚴的氣象所懾，呆呆的說不出話來。

森美教大家下馬，和把守宮門的護衛軍說了，又呈驗金牌。護衛軍只准波羅兄弟帶着馬可進宮覲見，教從人們都留在宮外。

「我替你們照着。」森美說，「等你們見過大汗出來再尋宿處，再不然，暫時住我家裏也行。馬可，見了大汗小心呀！」

馬可點點頭，便隨着父親和叔父進去。

白宮牆到那座金頂大理石宮，就走了一頓飯時。這條路又長又直，望過去，簡直像沒有盡頭

馬可究竟是少年人，儘管心懷敬畏，還是忍不住東張西望。路旁是兩大幅空地，一邊種樹木花草，另一邊却是個動物園。動物園用極堅固的竹籬圍住，兔鹿等小動物在園中自在嬉遊，只不敢走近一排鐵籠。那些鐵籠裏養着許多鷹鷂，想是作為獵獸之用的。

大理石宮已在眼前。帶路的護衛軍教他們在廊下等候，拿了金牌自去通報。三人站在指定的地方，一步也不敢亂走。波羅兄弟再三囑咐馬可，得見大汗乃是不世之幸，教他千萬小心在意，別誤了大事。

馬可知道所謂大事，乃指羅馬教皇給他們一家的使命。但在這一刻，他所關心的大事却是他自己的前途——如何在這舉世無雙的國度中出人頭地。

自入蒙古國境，馬可已發現一個事實：這國度重用客卿。在當時歐洲，民族主義的觀念已告抬頭，楚材晉用只是偶然發現的事實，在這裏却視作當然。他不知道原因在於真正的蒙古人數量太少，而且在成吉思汗以前，蒙古還是一個民族社會，對同種的異族和對別種人的看法並無兩樣。成吉思汗把九種語言的蒙古人（廣義的）統一起來，這才西征中亞，南征金、夏，那時便開始重用被征服民族中的人才。現在，成吉思汗的後裔分治着東西若干帝國，而奉忽烈烈為共主，其餘的蒙古貴族各居高位，再下層，就不分什麼人種的區別了。

所以馬可波羅逐漸下了決心，回西方未必有什麼前途，倒不如在這奇異的國度中闖他一闖了。

尼古拉見他不聲不響，以為兒子恐懼過度，柔聲說：「馬可，大汗為人極好，很看得起拉了

人，也很有奉教的意思。這次我們取來聖墓燈油，而且還帶着教皇的書信，大汗喜歡，必定會賞賜我們許多東西。我們囑你小心，並不是怕你觸怒大汗，只要不在朝堂上失禮，不使基督教被別人輕視就是了。」

馬可微笑着點點頭。

進宮通報的護衛軍走來，說：「你們運氣好，大汗正忙着，看了你的金牌就把事情都攔下，教你們馬上入見呢。」說着把他們帶到宮前，交託給宮前的宿衛。

宿衛是大汗的近身侍衛，都是蒙古貴族的子孫，個個尊貴無比。他們對一切異族人都大看得起，但因為少見拉丁人，又知大汗曾派這兩人為使者，就不對他們端什麼架子，反而告訴他們一點親見大汗的禮節。

波羅兄弟其實似懂非懂，只好點頭答應。馬可對這宿衛的服裝，刀箭和神氣都非常羨慕，立意要向上汗討這個差使。

這座大理石宮廷的莊嚴華貴，簡直像是夢裏的境界。尤其馬可初次見到，更覺目眩神馳，他一路走一路東張西望，心裏只想：「若能在這座宮裏住上幾天，將來回去，就有說不完的話題了。」

來到一處，宿衛教他們候着，自去稟報。等了一刻，出來招手，指點他們循路入殿。

走進殿門，遙望御座，連人面都看不清。他們踏着光滑的磚地走去，好像四面八方都有人監視着，只覺渾身不自然。走一步，近一步，那威嚴感愈來愈濃了。

這是一座幾乎成爲正方形的殿堂，大到可騎馬廝殺，有十個人那麼高。牆壁都是大理石砌成，通體瑩然發光像是生成的整整一塊。屋頂是圓的，上有天窗，都是蒙古式的裝置。雖是夏天，而且燃着幾堆火，在這殿堂中却如清涼世界。

沿着這條通路，每隔十步站着一個全副武裝的宿衛，左一個，右一個，愈往前相距愈近，成一個狹長的八字形。他們個個高大威武，面無表情，彷彿除了大汗每一個都是敵人，隨時準備使用他們的刀、矛和箭。

好容易通過這一條人街，距離大汗的寶座已只十餘步，他們不敢再進，就在那軟厚的地毯上伏下。兩個宿衛接過聖墓燈油和教皇書函，捧呈大汗。

忽必烈命人譯出書函，聽了頗爲歡喜，招手教波羅兄弟走近，溫顏撫慰了幾句，忽見馬可睜着一雙藍眼望定自己，說：「這個少年人是誰？」

尼古拉忙道：「那是小臣的獨生兒子，叫馬可，願做大汗的臣僕。」

忽必烈道：「馬可，你過來！」

馬可走了過去。他見忽必烈肥胖中仍顯驍悍，鬚髮蒼然，雙眼炯炯有光，坐在那裏，自然而然的有一種神威。「真是英雄呀！」他在心中想，「這樣的人，莫說爲他做臣僕，就是奴隸也光榮。」拜見如儀，什麼也沒有說，但所有感情都在眼中流露了。

忽必烈雄才大略，最喜有爲青年，當下通過翻譯。

問了馬可一些話，知他在威尼斯學過製砲，越發喜歡，便命他留下，撥在樞密院（主管軍事

）做個製砲技師。

「你們都留下。」忽必烈對波羅兄弟說。「教皇的好意，我自會另派使者報聘。蒙古各教並存，也有許多和你們同奉一神的景教教堂。如果教皇願派能通七藝（指西洋七藝）的人來，我一定好好照顧他們。」

就這樣，波羅一家就留了下來。

此時元將伯顏率師南征，被阻於襄陽城下，圍城三年不能克。忽必烈是軍事天才，立刻想到砲攻，但他不知拉丁人所製的砲有多大威力，乃命馬可試製。

於是除了波羅一家和從人中略有技術知識的兩三個，又從西里亞徵得譚馬士、麻合謀父子，從西域徵得阿老瓦丁，亦思馬因等熟手砲匠，即日開工趕製，而以馬可為總管。

不久，他們製成了三架石砲，命名為「茫貢諾」，在大汗面前公開試射，以評斷此砲的功能。

城外十里，草原上架起了那三架茫貢諾，以五百步外的一座小土山作為目標。

馬可手拿紙筆，算了又算，憑學理說，他的計算沒有錯，但一彈發出能否擊中目標，却是全無把握。

忽必烈立馬遠望，幾次命人查詢，顯然急於一觀茫貢諾的威力如何。

馬可挨無可挨，把心一橫，親自下手施放。機鈕按動，那一百五十斤重的石彈轟然飛出，把在場各人都嚇了一跳，連久經戰陣的駿馬也受驚騷動。那石彈作弧形飛駛，「砰」的一聲，剛好

擊中小土山，塵土飛揚中整個沒入，似見那座小山被擊得搖了幾搖。

歡呼聲中，馬可膽氣頓壯，接連由另兩架茫貢諾各發一彈，也都射中目標。他喜歡得如醉如癡，喃喃道：「我成功了！我成功了！這是真的嗎？」一直到忽必烈馳馬過來，擁抱他，獎勉他；他仍有這種感覺。

忽必烈對在場的人大呼：「有了這些茫貢諾，不但襄陽指日可下，整個蠻子國甚至整個世界都是我們的了。——阿里海牙，限你在四十天中把這三架東西運到襄陽城下，不管你用什麼方法，總之不准延誤！」

阿里海牙是平章政事，領命自去辦理。這裏忽必烈突然想起一事，問道：「在你們的國度裏，想必有很多茫貢諾了？」

尼古拉波羅答道：「西方各國愛好和平，本來並沒有製造茫貢諾，因為這種武器很殘忍。只是近年在西南方崛起一個好戰的民族，他們強人信教，否則便屠城破國，完全不講道理。西方諸國爲了保衛自己而戰，不得已造了許多茫貢諾。」

忽必烈變色道：「你說的是回教民族？自從我們滅花刺子模，又進兵波斯，還沒有把這些人殺完嗎？」

「他們打不過大汗，退入海中，佔據各島，專與基督教諸國爲難。」

忽必烈的眼睛合成一條縫，半天才說：「我自會命人征討，但是希望教皇也命諸國出兵，東西夾擊。」

波羅兄弟同聲道：「只須大汗去信知照，教皇自然樂於下這樣的命令。」  
忽必烈微微點頭，策馬進城去了。

波羅兄弟和馬可回到宿處，互相談論，猜不透忽必烈是何心意。教皇給予他們的任務，雖已送達，結果却未可知。這位大汗太機智深沉了，他的一雙鷹眼彷彿什麼都能看透，甚至能看到萬里外的教皇心底。

他是否會命令他的無敵騎兵由西而南，為基督教世界的利益而戰，那實在是一個疑問。而即使如此，在消滅了殘餘回教勢力之後又怎樣呢？羅馬不會是這些騎兵的下一站嗎？

這些大事，自然不是他們所能料知，可能連蒙古大汗忽必烈自己也無法預料呢！他們是虔誠的基督徒，一心只在維護西方世界，已然有機會盡了力，他們覺得高興；至於以後怎樣，他們只有祈禱。



## 二 一 砲轟襄陽城

塞外秋深，滿天黃霧。

一行人迤邐進關，帶頭的是阿里海牙，此外就是馬可及幾名技師，三架茫賈諾拆卸開裝在大車裏，由一百名驍騎護送。

進了關，景色馬上不同，又是天朗氣清的涼秋了。從此以後，愈往南草木愈盛，彷彿時光在倒流。

這些日來，馬可波羅初離父叔，自覺是一個成年人了。阿里海牙對他很重視，一路上，像長輩似的照顧他。馬可在這短短的幾個月裏，已經學了許多蒙古語和畏吾兒語，現在又開始學漢語，和同行諸人已能流利交談。

裝砲匠中的麻合謀也是個年輕人，和馬可一見相投，友情日增。麻合謀的畏吾兒語講得很好，一路說着故鄉西里亞的風光，還教馬可跳他們的土風舞，唱他們的民歌。

這日來到涿州，由地方官迎至一座大宅安置。阿里海牙是大臣身分，所押運的又是軍中利器，一切享受自勝普通過路的官員。有盛宴，有女樂，宴畢歸房，每間房裏都有一個少女等候着。馬可掀開門簾，一隻腳已經跑了進去，另一隻腳像被什麼東西勾住，不能動彈。